

內地版《德齡與慈禧》背後的故事(下)

戲裏戲外 文化碰撞

說起和「天津人藝」的合作，司徒慧焯說：「和不同的人合作本身就是我的理想。」其實，在《德齡與慈禧》之前，曾有不少內地院團向他伸出了橄欖枝，「不敢，我沒膽。」他笑說自己心中忐忑，一來是不熟悉對方，對合作抱有猶疑，二來是不確定是否可以在創作中有所得着。直到何冀平來找，拋來了《德齡與慈禧》，劇本好能保戲，司徒慧焯心中有了底，「為什麼不做？」

戲裏邊，受西方教育的德齡入宮，撞開了慈禧的心防，也在如死水般的清廷掀起微瀾；戲外邊，香港導演、演員與內地院團和演員的合作，也在碰撞中，塑造出了一版絕無僅有的《德齡與慈禧》。

在天津方看來，司徒慧焯的教育背景不同，想的東西、看的角度果然和內地不一樣，為劇注入了有趣的詮釋。「我們需要多一些這樣的合作，」司徒慧焯也說，「文化就是要碰撞，不是說我的對他的不對，又或者他的對我的不對，而是在撞擊中大家能看到更多的東西。所以雖然做得很辛苦，但是不後悔。」

培養默契 不怕「雞同鴨講」

這「辛苦」自然來自於創作方向和創作習慣上的碰撞，以及可以想像到的「雞同鴨講」語言隔閡。

「你普通話怎麼樣？」我問。「普通話很差！」他大笑，「但我起點是我聽得明白。他們的話，可能有些聽不懂我講什麼，反正有時我在講，你會看到他們臉上有些茫然的。」但這有什麼關係？他繼續講，演員繼續連襟帶揣摩，慢慢倒也形成奇特的默契。

回想起初到內地排練，司徒慧焯形容自己很緊張，一個香港人對着一個內地團，有那麼點孤零零的感覺。「首先大家看一件事情的方式是不同的，他們一定會有一個習慣了的動能，如同一副機器運作了那麼多年，而我不是這麼運作的嘛，我不怕嗎？那就準備吧。之後慢慢發現，哦，他們是這麼看的，是這麼做的……我要用另外一個方法去讓我們合在一起。做到最後大家對這個戲、整個成果、整個過程，有一種很奇怪的感動。」

為了快速地了解演員，讓大家互相建立聯結，司徒慧焯請來田蔓莎為演員做訓練。田蔓莎是著名川劇表演藝術家，現任職於上海戲劇學院戲曲學院。早年她來香港，看了司徒慧焯導演的《遇上1941的女孩》後兩人成為了朋友。後來一直保持聯繫，尋求合作的可能。「這次我要找一個老師，首先要熟悉內地的思維模式。另外我相信如果要訓練東方的演員，要用東方的方法。我們在香港可能接受比較多英式或者美式的戲劇訓練，但這些訓練，特別是肢體上的，不是非常適合我們中國人。所以我找田老師，她基本幫我理順了場地的邏輯、排練的規律，首先幫我建立好了布局。在她訓練的那個禮拜，我就可以從旁觀察，這些演員每個人是怎麼樣的。當時我心裏還沒有 cast list，心裏就可以開始砌起來，讓我更加容易去理解整個畫面。」

強調演員間的感應

除了田老師的訓練，司徒慧焯也用自己的方式去調節演員。他強調讓每個人找到自己對於整體性的感知，如同不同聲部相互感應形成交響。「他們（內地演員）比較習慣自己去完成一個戲劇——只是做好自己這部分就好了。但我強調的是交響，是感應——他跪着時我的身體是怎樣？《德齡與慈禧》中有兩場大殿中的戲，很多人站着，那他們在幹什麼呢？那兩場戲需要有很強烈的張力存在，如果演員不知道場景給他一種怎樣的感受並用身體去反應，其實是不 work 的。那些訓練就是為了這些。」

整個創作的過程，就是慢慢調整，將所有的東西「磨對」。司徒慧焯也會忍不住吐槽其中的各種困難，例如內地演員不習慣參與角色「遴選」，他們慣常是以指派為主；又例如整個演出有幾個不同班底，要在有限的時間來處理其實很費神。至於內地演員的表演風格，他倒覺得接受起來完全沒問題。「只是大家對何謂『完成』有不同的理解，有可能他們覺得已經完成了，我覺得還未到。所以我一開始就和大家說，我每天都會改的，因為隨着演員慢慢找到角色，慢慢找到行動的動機，東西就會變。」

意象化的舞美空間

這一版的《德齡與慈禧》被評價為具有更為強烈的現代感。司徒慧焯說他創作的起點，就是「不要像之前的版本」。「何老師一開始就講了一個想法，她想這個戲最後是要充滿一些希望的。不想最後是滿清滅亡，這個腐敗的政權玩完了，抵死！不是這樣的感覺，而是德齡如何接了慈禧的棒，讓這件事繼續去變成一件新鮮的事，等於下一步就是走向共和。」

這幾乎成為了劇作的定調，結尾處預示着舊時代的消亡與新時代的來臨，而置身這時代變遷中的人物，每一個身影都是有血有肉的。他們的情感、他們的不同堅持，都在歷史中投下了或深或淺的印記。

司徒慧焯花了很多心思營造意象化的舞美空間，一條象徵着權力的巨大龍柱撐起了整個舞台，舞台上是在280度弧形軌道上移動的大燈，照着龍柱，形成了日晷的意象。「整個戲其實是時間的流轉。」時間的流動映照着滿清如何走向日薄西山，同時也映照出人物的心情，讓他們孤獨的身影在歷史的進程中被拉長。

「另外，人物在一個凝固的空間中怎麼動，這是我非常關注的。」司徒慧焯說，「所以我會很考究他走多少步，怎麼走，怎麼穿過這個空間。這些問題很考驗演員如何感應對方，如果感應的感覺出不來，就不好看，這些是花最多時間的。」

在對劇本的詮釋上，他加強了對德齡這個人物的強調。在他看來，之前的許多版本中，德齡似乎更像是和慈禧對話的幫手，存在感不是很強。「我要看到德齡自己的想法，她的線。她和慈禧其實是一體兩面。」所以在劇中，司徒慧焯着力去尋找德齡與慈禧關係的細節，她們的惺惺相惜，她們的相投契，需要更豐滿地在細節中呈現。

「何老師的劇本，可發掘的空間我可能只發掘到六成，還可以再繼續挖下去。」司徒慧焯說。而這正是好劇本的魅力所在。

2019年，香港話劇團聯合「天津人藝」所聯合製作的內地版《德齡與慈禧》首演，在經過了疫情的阻隔後，於今年3月重啟復排及巡演。

香港導演司徒慧焯為劇作帶來了獨特的詮釋視角與意象表達。「何老師的劇本，可發掘的空間我可能只發掘到了六成。」他說。該劇今年的復排導演李任則用「富礦」來形容劇本，「演下來容易，演明白難。」

經典劇本值得一次次的重新發掘，而這版《德齡與慈禧》最特別的地方在於，戲中德齡與慈禧間因文化碰撞而帶來的衝突、融合與惺惺相惜，同樣映照在戲外香港創作人與內地團隊的合作間。

「文化就是要碰撞。」司徒慧焯說。有碰撞，才能見新章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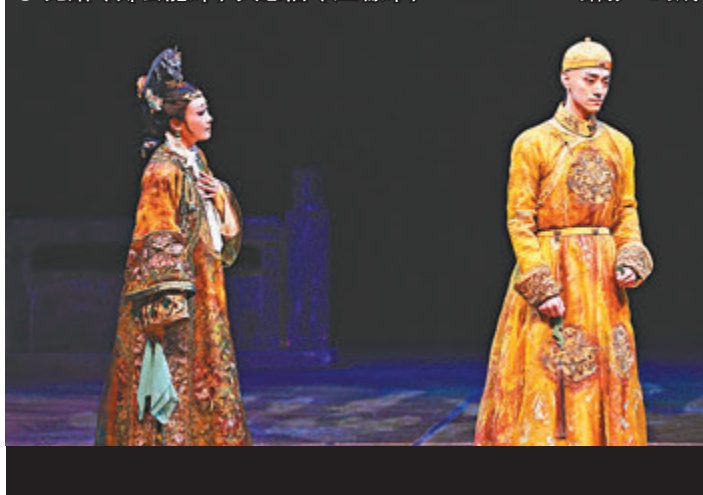
文：香港文匯報記者 尉瑋
圖：主辦方提供



●德齡（郎玲飾）與光緒（鄭雲龍飾） 攝影：馬成



●光緒（鄭雲龍飾）與慈禧（江珊飾） 攝影：馬成



黃慧慈：「港普」德齡又如何？

香港話劇團的資深演員黃慧慈，在何冀平的力薦下，飾演內地版《德齡與慈禧》第一輪巡演中的德齡一角。而早在2008年，《德齡與慈禧》作為「相約北京—2008奧運文化活動」港澳藝術節的演出劇目在國家大劇院上演時，她亦是其中一位德齡。

「他們（內地演員）可能心裏面也會有疑問，為什麼要找一個香港女孩子來做這個角色呢，用他們的話說，講着『港普』。」黃慧慈笑說，「後來有些演員，演完一兩場，觀眾有反應，他們才覺得，哦，德齡這個角色找一個『外星人』來做也比較好看。」穿着洋裝的德齡走入深宮，豈不就像是「外星人」誤入？

為了排戲，她提前北上，操練台詞、適應語言環境。今年《德齡與慈禧》的復排導演李任，當時就幫她理清台詞。「他很強調台詞的邏輯和重音是如何的。最初的時候，我聽他的很多，但有趣的是，排的過程中他很快會覺得，德齡這個角色，可能未必需要非常準確地用這種標準去演繹台詞。後來他就

說：好了，我看到你的戲就行了。」

在黃慧慈看來，她和內地演員們在表演風格上的不同，恰恰契合了劇本中所賦予的文化衝突的內涵。德齡與慈禧是不同文化的碰撞，她與「天津人藝」的排練與創作又何嘗不是？

她笑說，最初開始時，這種差異的確搞得她非常煩躁與惱怒，到後來慢慢調整，「田老師用了很多的心血和時間去讓大家往同一個方向上面演戲，我覺得是有改變的，大家逐漸多了主動去談自己對角色的看法，是很大的進步——有得談是基礎。」

問她這麼多年多次演繹德齡，有什麼不同的感受，她說相隔十多年再演這個角色，自己也積累了一些演戲的經驗，可以更加抽身出來去看劇本。「雖然這個年紀去演17歲挺好笑的，我也會笑自己，但某程度上多了一份理解。對劇本對角色，甚至如何和這個導演合作，都有更多的感受。這個時候做這個戲，更加好，壓力肯定有，但是包袱小很多。」

重啟復排

李任：今年會是這個戲呈現得最好的時候

今年《德齡與慈禧》重啟巡演，因為疫情與演員檔期的問題，很多新演員入組，而司徒慧焯與黃慧慈則都未能前往內地參與。劇作由中國國家話劇院導演李任擔任復排導演，江珊與鄭雲龍繼續搭檔飾演慈禧與光緒母子，德齡則改由中國國家話劇院演員郎玲飾演。

李任從2019年開始就是主創之一，對這版《德齡與慈禧》非常熟悉，他表示復排的首要任務就是「保證原汁原味的復原」。這次復排也新加入了許多年輕演員，需要不斷磨合，但是大家的創作氛圍非常好。

李任用「富礦」來形容何冀平的《德齡與慈禧》劇本，「常常看常新，每次看都能挖掘出新的東西來。我常和演員說，要不斷重讀，要整個更仔細地看劇本，你會發現蘊含的內容和深遠的含義特別多。」戲劇有分「人保戲」和「戲保人」，對李任來說，《德齡與慈禧》絕對是後者。「這是一個教科書一樣的劇本，太嚴謹了，邏輯、故事的起承轉合、人物的語言等，做到了完美的狀態。換句話說，這戲是裹着人走的，太保人了。」

戲保人，演砸了難，要演好卻也不容易。「這個戲演下來容易，演明白難。真的要抓住了，吃住了，搞清楚邏輯動因和台詞，不是

一天兩天能拿得下來的。需要一個過程，從掌握到慢慢讓它化在身上。何老師的劇本有一個度，非常難拿捏，要一點點將它化成肌肉記憶。這還只是第一步，化到身體內後，還要有新的理解和嘗試。江珊老師就說，這次演的時候又有完全不同的感受。通過演出、停演、再復排，演員的身體和心理都有變化。所謂『戲演三分生』，其實現在這個時候是最好的時候，一年多前，演員還太生、緊，現在則應該是游刃有餘。從現在開始到今年年底，這個戲應該是在舞台上呈現得最好的狀態。」

說起與司徒慧焯的合作，李任形容司徒融入性很好，「對創作來說非常有利，可以打破隔閡。」這次司徒慧焯未能到場，他們會時常開着小直播間來記錄工作過程，大家轉為在線交流，討論哪些地方可以做得更好。



郎玲：飾演德齡有壓力更有動力

飾演德齡的郎玲則表示，自己非常喜歡這個劇本，裏面人物的多面性被何老師寫得非常豐富，而給演員的提示已經非常準確，這麼嚴謹扎實的劇本對演員來說是非常幸運的。她形容黃慧慈對德齡的演繹有其獨到之處，而自己接棒飾演，有壓力，更有動力。「難的一點是，有很多尺寸的把握，過了也不行，沒到也不行，要剛剛好。本子已經非常豐富了，但是尺度要完成

好。」她形容排演的過程就如同跟着德齡走了一程。「感覺像是和她一起走過人生的一段經歷，從剛回到中國，天真無邪，到遇到事情，跌宕起伏，經歷變化。設計得非常好，一步步演來非常舒暢，很爽。如果能把尺寸拿捏好，對我作為演員的經驗來說是非常重要的。我很珍惜這次的機會，也很感恩遇到這個團隊和大家合作。」